

瘦子散文選 (1982)

【導 讀】

瘦子，本名許友彬（1955-），出生在吉打州亞羅士打市。韓江中學畢業後，在詩禮國達師範學院念了五個月，隨即考取馬來亞大學動物系。大學畢業後進修國民大學教育文憑班，後來再回馬大讀書，取得社會教育學碩士。許友彬曾擔任《學報》編輯、《蕉風》雜誌主編，並獲鄉青中篇小說獎小說首獎、《通報》短篇小說獎。後來受聘為教育部合約課本作者，編寫華語課本；亦曾受邀為電視節目主持人，主持九十集節目《聽君一席話》。

對許友彬而言，《大學生手記》是一次意外的製作，當年《學報》叫他寫這個專欄，他只是抱著遊戲的態度，甚至不想用原名，隨手取了「瘦子」為筆名。他覺得筆名如一塊蒙頭的布，頭蒙上了，就可以赤裸裸面對觀眾，沒有任何顧忌。這個專欄從一九七九年中刊起，至八〇年馬大畢業後結束，深受讀者歡迎，每個星期都有十幾封讀者來函，使他頗感意外。後來準備出書之際，因厚度不足，再火速增補了一倍以上的篇幅，《大學生手記》（八打靈：人間，1983）出版後，再度引爆風潮。

本卷所選的八篇散文：〈令人心驚膽跳的電報〉、〈被封瘦子〉、〈為學報而哭泣〉、〈收了一個女兒〉、〈捉到一隻沒腳的〉、〈森林中寂寞的夜〉、〈摩罕的悲劇〉、〈自以為了不起〉，即是八二年增補的部分。

瘦子的敘事風格跟葉寧大不相同。葉寧企圖呈現的是馬大校園的面貌，從大學生的上課態度、人際關係，到五花八門的現象。現象與事件是文章的首要焦點。瘦子的敘事焦點在自己對事物的感受，他並沒有打算勾勒較宏觀的校園生活，他鎖定在自身的見聞上，所以敘述語言變得很重要。《大學生手記》的魅力，來自活潑、詼諧，幽默感十足的語言；許多平凡的事，到他手裡，自有一番丰采。

文本中的瘦子，是一個逆崇高的人物形象，完全不像大家假想的大學生（華社的未來希望？），但他的人物個性也因此更平易近人、更討人喜歡。以〈被封瘦子〉為例，原以為是光憑身型來取綽號的小事，卻扯上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」的輩分排序，大筆一圈，即把另外四個喜感十足的人物寫了進來。〈自以為了不起〉寫蕭大人，血肉感情皆很飽滿，從期待到失落，戲謔之筆卻帶上幾分心酸。

葉寧和瘦子的散文雖然廣受讀者喜愛，但從來不曾被任何馬華文選集收錄，主要是馬華文壇的主流視野對暢銷書作者的刻意忽視，但從散文史的角度來看，缺少了葉寧和瘦子的這兩部散文集，有關八〇年代校園散文風潮的敘述，便產生很明顯的缺口。這兩座魅力不凡的「散文烏托邦」，確實影響了一代學子。

儘管從未受到學界的肯定，但許友彬真正在乎的是讀者，讀者的喜悅就是他的快樂。他希望透過寫作讓學生發覺，閱讀原來也可以帶來樂趣，希望因此吸引更多人走進文學殿堂。

一九九九年，許友彬創立紅蜻蜓出版社，經營兒童教育出版，建立了很好的品牌。五十歲後的許友彬改寫長篇少年成長小說，二〇〇六年，他的小說集《七天》成功替紅蜻蜓開拓兒童小說出版，書還沒正式上市，首刷二千本已售罄。許友彬會在這個新的領域開創另一個瘦子傳奇。

令人心驚膽跳的電報

我進入師範學院時，是比同學遲了一步的，好像是學院等到沒有人要進時，才喚我進來。我爲了掩飾心中蒙受的恥辱，矢言說：我是要等著進大學的，我是要等著進大學的。

高級劍橋文憑公佈後，我才知道我的成績並不理想，但進入大學仍有濃厚的希望。我填表格，我申請，一切順利。學院給的一大堆功課，我一概不理，我只想到，我將一走了之。

五月中旬我收到大學當局的回覆，說我的名字已被列在後補名單中，假如到五月三十一日還沒有消息，就表示已經完蛋了。一天一天過去，我的心跳漸漸快起來。

五月三十一日，我收拾包袱，我感到失望及羞慚，我並沒收到大學當局的通知書。我認命了，乖乖留在學院。我收拾包袱，是爲了去實習。我被派到吧生港口的班他馬蘭小學去。

在班他馬蘭小學教了一個星期，我感到沮喪，大學已開學了，報上刊登新生入學宣誓的消息，我仍待在一個小漁村，我沒有寫信回家，遠在吉打的爸媽並不知道我已經離開吉隆坡。

大學開學一星期後，有一封電報寄到我吉隆坡的宿舍去，沒人接收，結果打回電報局。第二星期，從吉隆坡回來的同學告訴我這消息，叫我打電話去電報局問，我忐忑不安，以爲家中發生了什麼事，差點哭出來。我向房東借一輛腳車，滿街跑，找不到公共電話亭，最後我進入一家藥材店，借了個電話，打給電報局，電報局的

工作人員查了數分鐘，才告訴我：去大學報到吧。我舒了一口氣，藥材店的老板說每分鐘三角錢，我丟下一塊錢，跳上腳車迎了一臉風。

被封瘦子

進入馬大，我也是一位遲到者，新生在迎新週所經歷的種種趣事，我只能聽出耳油，羨慕不已。我到馬大時，宿舍已住滿，我前往申請，被拒出門外，後來我在佈告看見一間「學生屋」招收 housemate，包交通、膳宿、洗滌，價錢廉宜，就欲前去。

馬大有兩個門，一門向吉隆坡，一門向八打靈，我從吉隆坡來，不知道另有一個門，自然朝吉隆坡去，欲尋這間學生屋。我行至半路，遇見一位學生，是我中學時的學長。他騎摩哆，問我欲往何處，我說欲尋一間學生屋，我拿出地址給他看，地址寫著八打靈，他笑我背道而馳，就載我前往。原來這間屋子叫「四一八」，其中一位成員乃我二哥的朋友，一見是我，熱心招呼，不在話下。

四一八在馬大當年的華文學會事件，曾為活動總部，但已事過境遷，與現時的人馬，毫無關係。四一八的人員來自三山五嶽，我遷入時，為全屋最幼者。屋中另外十二人，我一時也認不清，人人見到我，都說：「這麼瘦的。」

四一八的人記不起我的名時，就喚我「瘦子」、「瘦仙」、「瘦的」等花名，我覺得蠻好玩，不以為意。四一八有位翁兄，總不肯改口，「瘦子」、「瘦子」的叫個不停，竟叫貼了口，瘦子這名，也由他所賜。那時四一八的各輩人物，已有「公」、「侯」、「伯」和「男」，獨缺「子」輩，有我瘦子，萬物俱全。

「公」者為龍公公，國大物理系學生，一副老學究樣，說話有

如古龍小說的對白，跟女學生講話時大大聲，不敢直視。吃飯時若遇見女學生坐在前面，則把碗高捧，掩住眼睛，三下兩下扒幾口，快快吃完就走。

「侯」者為侯兄。侯兄瘦且皙白，怪事多，難怪翁兄常說「十個瘦子九個怪」。侯兄早年已獲得物理學士學位，卻不滿足，因沒修榮譽學位而耿耿於懷。一日恰逢相命大師蕭某人為某獨中義算，侯兄當時在教書，熱心華教，就往蕭某人之相館行善，蕭某人曰：「要大批還是小批？」侯兄曰：「最便宜的如何？」蕭某人曰：「六十元而已。」侯兄心痛如絞，咬緊牙根說：「就來個最便宜的好了。」蕭某人高談闊論，無一能進侯兄的耳，侯兄只知道：六十大元去也。蕭某人言畢，侯兄附帶一問：「假如我今年回去馬大考榮譽學位，是否能考入？」蕭某人屈指一算，肯定的說：「沒有問題。」於是侯兄返回馬大來，拼命數月，竟考不上榮譽學位，因而大罵蕭某人。

「伯」者為尤伯，工程系學生，非四一八成員，卻是四一八的聯絡會員，翁兄的死黨，外表看來老老實實，內心如何不得而知。

「子」當然是瘦子，本書的中心人物，在此不必贅言。

「男」則是鄭男，工程師一名，乃四一八的老前輩。鄭男英文名諧音 Tea Boy，其父英文名諧音 Tea Pot，其父能將「男」譯為 Boy，似乎曾喝過一點洋水。鄭男畢業後，數度回到舊巢，與我們一大堆人男男女女外出遊玩，然而鄭男隻身的來，隻身的去，一無所獲，頗為可悲。

為學報*而哭泣

瘦子在四一八，也曾有不愉快的一段。四一八有幾位仁兄，思想健康，近乎聖人。瘦子卻困在情絲中，一日必寫一封信，星期日亦然，寄予檳城的另一半。四一八某些仁兄看不過眼，則說瘦子腐敗、墮落。

瘦子習慣睡午覺，下午睡一覺，晚上精神百倍，下午不睡覺，晚上無精打采。而四一八幾位仁兄，提倡團體精神，認為下午應該集體出外運動，誰也不能倖免。瘦子數度被人從帆布床掀起，心有不甘，發出怨言，則被這些仁兄指為不合群、自我。

這些仁兄喜歡唱歌，唱的歌十足健康，瘦子喜歡民歌，提議他們唱民歌，豈知這些仁兄說民歌乃荼毒人民之曲，瘦子大惑，民歌始自民間，如何有自我荼毒之圖？這些仁兄說，民間有居心不良者，故意作出此曲以削弱民志，瘦子不解。這些仁兄說民歌多含情情愛愛，情情愛愛使人意志薄弱，如逢戰爭，這些人民則會因愛情而不願捨身救國。此類謬論，瘦子不欲辯之。

後來這些仁兄發覺瘦子在《學報》大做文章，頗為生氣，說《學報》乃糖衣毒素，與瓊瑤、玄小佛之小說同類，不知害了多少人。瘦子覺得委屈，雖說英雄不流淚，也忍不住哭出來。有位仁兄高興的說：「看啦看啦，狐狸尾巴露了出來。」於是左一句右一句，連連攻訐，瘦子成為眾矢之的。瘦子萬分氣憤，終於爆炸，大聲說：「誰再這麼說，我與他絕交。」有位仁兄笑道：「這不是威脅我們嗎？翫

髒的手段。」於是瘦子與這位仁兄不再交談。

這件事情還虧龍公公與翁兄數人相勸之下，方才平靜下來。翁兄教我他的哲學：你說我腐敗，那我就喜歡腐敗，關你何事？

[*編者註]：一九五六年七月創刊於新加坡的《學報》，先後易名為《學報半月刊》和《學報月刊》，出版社也北遷到吉隆坡的衛星市——八打靈（Petaling）。一九八四年九月停刊，共發行一千零七十五期，曾是馬華及新華文壇非常重要的文學雜誌。

收了一個女兒

四一八的仁兄拯救瘦子不果，也就算了。瘦子樂得逍遙。第三個學年開學時，四一八來了一位新生，這位新生是瘦子的同房阿源的老師的妹妹，阿源奉命照顧這位小妹妹，阿源就叫她：「叫我哥哥。」她叫了。瘦子欲開阿源的玩笑，叫她：「叫我爸爸。」而她也竟叫了。四一八的幾位仁兄看了大搖其頭。說也奇怪，這父女關係竟由此定下。瘦子長她兩歲，作其父，並不算大。瘦子的外婆也只長瘦子的母親兩歲，亦不為怪。

瘦子買輛二手貨的摩哆，白天載女兒去上課，晚上載女兒去圖書館，日日出雙入對，有人看了眼紅，謠傳瘦子移情別戀，與女兒搞上不正常關係。瘦子一笑置之，瘦子的女兒在這些人面前亦故作情侶狀，愚弄他人。

其實瘦子與女兒無所不談，唯不談情。瘦子的女兒乃英校生，而瘦子出身華校，英語說得滴滴答答，此女兒乃最佳練習對象。瘦子的女兒外形放蕩，思想保守，談吐坦白，毫無掩飾。

瘦子的女兒愛吃紅豆冰，也愛哭。新年到了，大學仍在考試期間，瘦子的女兒就用棉紙捺住鼻尖，紅著眼眶說：「我想家。」考試考得不理想，瘦子的女兒就關在房內大哭一場。

瘦子夜夜載女兒往圖書館，卻沒有夜夜載女兒回四一八，有時女兒遇見男朋友，男朋友吹一吹口哨說一聲：「走，吃宵夜。」瘦子的女兒就會跳下瘦子的摩哆，跳上男朋友的摩哆。瘦子不以為忤，

女兒長大了，終要嫁人的。

瘦子的女兒學會騎摩哆，瘦子就慘囉，她沒有執照，卻硬要載瘦子回四一八。她駕起摩哆，速度驚人，越過瘦子的朋友，還跟瘦子的朋友打招呼，瘦子坐在車後，閉起雙眼，求天保佑。

後來瘦子搬出四一八，就很少見到任性的女兒了。

捉到一隻沒腳的

第三學年開學前，我們這些念生物的必須參加一個生活營，為期一週，地點是在鵝嘜的研究中心，那裡有片森林，雖非原始森林，卻也夠恐怖的。這一星期內，講師大人輪流來看守我們。

一日來了個矮仔講師大人，矮大人一來就上早課，教我們如何辨別昆蟲，分門別類。早課過後，我們入林捉昆蟲。矮大人說，不准單獨走，以免被老虎吃去，所以我們五人一組。我那組有一個印度人，一個錫克人，三個華人。

我們五條大漢，只去捉昆蟲，真是大材小用。我們要捉些不同的。我們的印度同胞摩罕先生，首先發現好東西，那是一隻五顏六色的大蜘蛛，捕捉入袋，建下一功。我們的錫克同胞不落人後，發現一條綠色的小蛇盤曲在樹枝上，真像玩具店賣的塑膠蛇。此蛇一動也不動，錫克同胞尹曼星先生用一個塑膠袋，輕而易舉地將牠套住，又建下一功。

我們將大蜘蛛和綠色小蛇交給矮大人看，等待矮大人稱讚，矮大人一言不發，將大蜘蛛和綠色小蛇收起，我們懷疑他想帶回去占功勞。

下午，矮大人給我們上午課，一開始他就將大蜘蛛和綠色小蛇擺在桌上，我們五人大喜，準備接受光榮的一刻。矮大人說話了，他說：「我叫你們去捉昆蟲，昆蟲有六隻腳，你們都知道的。可是，一些同學自作聰明，竟去捕來八隻腳的，和沒有腳的。這隻沒腳的

叫 Viper，身懷巨毒，是誰捉來的？」尹曼星站起來。矮大人對尹曼星說：「將牠放回原處。」全班嘩然。尹曼星拿了塑膠袋，走出課室，十分鐘後他歸來，偷偷告訴我們：「我並沒有放回原處，我只放在課室附近，爲了使他相信，我在課室外等了十分鐘才進來。」

吃晚餐時，燈光吸引來無數昆蟲，我們五個人將昆蟲一一撿起，左看右看，搖頭擺腦地分門別類，矮大人見了，氣到臉脹脹。

由於矮大人在場，我們把美麗的夜晚犧牲了，男同學鎖在房內玩撲克牌，女學生聽我們的話不出來。假如我們從門隙偷窺，可以看見一個寂寞的人坐在燈光下。在那麼多張高高的桌子之間，他顯得更矮了。唉，怪可憐的。

森林中寂寞的夜

瘦子在鵝唛生活營內，也曾硬充英雄，一人獨當一面。那日本該由黃大人輪值，黃大人臨時缺席，派助教葉小姐前來。葉小姐教我們如何測量溫度、泥土溫度、雨量、光度、風速和濕度，然後我們分成小組，到各種生態環境去做二十四小時的測量。有的坐在草坪上，有的躲在樹叢旁，有的藏在竹林間，有的留在小溪邊，而瘦子這一組，卻得進入森林中。

瘦子這一組共有三女二男，輪流站崗，每十分鐘作一次測量。白天還易過，到了深夜，瘦子打發三位女的回房休息，留下兩位男的：瘦子及摩罕。摩罕向來沉默寡言，喜歡靜靜獨坐，好似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。摩罕所信奉的宗教，不允許他吃任何陸地上的肉類，與摩罕同桌的五條大漢，每次分享摩罕盤中的雞肉。

在森林中，瘦子和摩罕相對無言。瘦子坐在椅子上，看著桌上的紀錄，在那搖晃的煤油燈下。摩罕在周圍踱來踱去，尋找會發磷光的菌體。每隔十五分鐘，摩罕和瘦子才去檢探各種測量儀器。在黑暗的夜中，摩罕一不留神，腳踩上一根滑溜溜的東西，仔細一瞧，才知道踩斷了泥土溫度計。摩罕慌張起來，瘦子勸他回去報告葉小姐。

葉小姐聽說摩罕踏斷了泥土溫度計，大吃一驚。她說我們只有四個泥土溫度計，黃大人將它當寶貝，要是黃大人知道了，可真不得了。摩罕被嚇壞了，驚問：「黃大人是好還是壞？」葉小姐說：「她

好的時候很好，她壞的時候很壞。」

摩罕告訴我，他很傷心。他說他想去散散步，我說：「你去吧，我一人應付得來。」摩罕走後不久，又哭喪著臉回來，說：「我慘了我慘了，我又踩斷了另一個泥土溫度計。」摩罕擔心死了，他說：「我主修生態學，黃大人又是生態學的講師，她一定會要我死的。」看見摩罕楚楚可憐的樣子，我勸他回房休息去，但是他說：「不，我睡不著，我要獨自一人在黑暗中走走。」然後他又走了。我擔憂他會去自殺。摩罕在黑暗中走走，不知怎的，又去踩斷另一個泥土溫度計。第三個了。我有點懷疑他似乎有意的，但看見他那焦慮的神態又完全相信他的糊塗。這一次，摩罕回房休息了。

好啦，留下偉大的瘦子陪伴著偉大的森林。瘦子左盼右顧，四面黑漆漆。瘦子仰首望去，稠密的葉子連一顆星星都沒留下。瘦子本已穿了寒衣，再披上雨衣，還是覺得沁涼入骨。鬼魂如果要出來，應該選擇這時候。假如山中有老虎……假如山中有老虎，就沒有我瘦子。瘦子眼觀鼻鼻觀心，不敢亂動。看看手錶，每十五分鐘還得躡手躡腳起來一次。寒風拂來，樹葉沙沙響。樹葉墜地，猶如腳步聲，似人，似鬼，似虎，似共產黨。瘦子想起，摩罕已在溫暖的被窩內。瘦子又想起，三位同組的女孩睡得正酣。沒人陪伴瘦子。蟲聲唧唧，份外淒涼。瘦子常常怕到站起來小便……。

一夜的恐懼，也不知如何熬過的。

摩罕的悲劇

瘦子和摩罕結識，是在大三開學前的生活營中。摩罕非常喜歡枯枝爛葉上會發光的菌類。大學四年級時，摩罕就專門研究葉子的各種菌類，負責輔導摩罕的講師是孤獨大人。孤獨大人喜怒不形於色，猶如一條冰棒。

瘦子跟孤獨大人只有一次對話，也就在鵝唛的生活營中。那日早晨，孤獨大人帶領大夥人出去採集蘑菇。瘦子對蘑菇有偏愛。瘦子曾與另一半去升旗山採集，在這一科也曾撈了個 A，所以一見蘑菇就話特別多，那些同行者都聽得津津有味，可是孤獨大人卻愈聽愈不是味道，忍不住問瘦子：「你來這兒學習呢，還是來這兒指導？」瘦子一怔，想一想，才說：「學習。」孤獨大人接口道：「那麼閉上你的嘴巴。」

話說回頭，摩罕是位非常節儉的學生。瘦子雖窮，摩罕更窮。瘦子和摩罕同住在一條路，離馬大約兩公哩，摩罕爲了節省十五分鐘的車資，每天步行。

在大四那年，傳來一則新聞，摩罕一日不知怎的，從八打靈再也^{*}一直走到梳邦機場，要登上飛機。馬航職員以爲摩罕是騎劫飛機的恐怖份子，將他逮捕，交給警方。警方查到摩罕的學生證，聯絡馬大，證實有此人，才將摩罕交給吉隆坡中央醫院。

他們都說摩罕發神經了。他們都說孤獨大人是罪首，孤獨大人常常責罵摩罕。他們說摩罕飽受精神虐待……。

大學最後一年的畢業考試，考場上獨缺摩罕。摩罕正在中央醫院，讓醫生將腦內的一顆瘤取走。

據說是這樣的。結果如何，瘦子不知。

[*編者註]：八打靈再也，即 Petaling Jaya 的完整中譯；它是吉隆坡的衛星市，通常簡稱八打靈。

自以為了不起

蕭大人將我高高托起，放我在半空中，讓我虛浮了整年，自以為了不起。大三的長假，我為蕭大人打工，每日天還未亮，就和蕭大人去尋烏鴉，一路上，街燈和車燈，黑暗和寒冷，睡意和噴嚏，然後就是忙碌，沒有浪費時間，直至太陽落山，又是街燈和車燈，黑暗和寒冷，睡意和噴嚏，我們才回去。一日又一日，我那麼賣命，為了什麼？也許為了蕭大人的稱讚，滿足我的虛榮心，猶如一針興奮劑，蕭大人每日為我注射，使我一度又一度的精神煥發。

長假結束，我對蕭大人的讚語好像上了癮，大四那年，我再投靠蕭大人門下，研究烏鴉。那時蕭大人擢升為系主任，很有耐心的向我解釋他的計劃。他說：「假如鳥類的血醣遵循某種規律，譬如說，早上血醣很低，中午血醣很高，傍晚血醣又很低，那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美的曲線，這將是一項偉大的發現，一項前所未聞的發現。沒有人像我們一樣有那麼多烏鴉，那麼多血，你殺過雞嗎？」

我沒有殺過雞，但我看過爸爸殺雞，我會學他那樣，學他那樣去割烏鴉的脖子。不過這是一個賭注，假如蕭大人的「假如」不成立，我豈不是一無所獲？潘大人認為這樣的試驗對我太不公平，我不一定會得到成績。阿巴拿博士說：蕭大人野心很大，老早就虎視眈眈動物學教授這銜頭，當年動物系成立時，蕭大人就向副校長請求，而副校長卻把這銜頭頒給一位葡萄牙籍的大人。一系只有一教授，一山難藏二虎。這位葡萄牙籍的大人比蕭大人年輕，只要他留

在馬大，蕭大人就別想再有機會。這是阿巴拿博士說的，是真是假，瘦子不知。瘦子只知道，蕭大人一直說他老了，快退休了，也許他想一舉成名，就要做一些別人猜想不到的試驗。蕭大人叫瘦子做的試驗，像在賭博。瘦子明知可能被利用，也寧願被利用。瘦子不喜歡那種還未做就先知結果的試驗。

蕭大人沒有虧待瘦子。瘦子要去巴生射烏鴉，蕭大人派司機戴瘦子去，派槍手替瘦子射烏鴉。只要瘦子想去，槍手和司機就得隨瘦子去。瘦子若需要任何化學藥品或儀器，可逕自去貨倉取，不需再經過蕭大人批准，因蕭大人已在一疊空表格上簽了名蓋了章。後來蕭大人從系主任升任至副院長，他的房子空著，就把鑰匙交給瘦子，瘦子可在蕭大人的房內做試驗，裡面設備齊全，應有盡有。但是蕭大人還有一位念碩士的女學生，叫貝蒂，貝蒂有個男朋友，是醫學生。有時瘦子乘電梯上三樓，想開啓蕭大人的房門，卻見房門下亮著燈光，又聽見裡面有貝蒂及男友的笑語，只好悻然下樓來。

蕭大人以為烏鴉好比公雞，脖子一割血就流出，但烏鴉的血較濃，凝結得又快，只要烏鴉斷了氣，瘦子就無法取出純淨的血液。於是瘦子叫槍手瞄準準，不要射太準，要烏鴉受傷不能飛，又要烏鴉留下一口氣。瘦子的槍手就吃了不少苦頭，槍口隨著烏鴉轉，「砰」一聲，烏鴉落下，他的下顎也流血了。槍柄反彈的力量可不小啊。槍手在下顎貼上膠布，待快復原時，又聽見瘦子說：「射烏鴉去。」

蕭大人焦急地盼望驚人的成績，但是瘦子老實告訴他後，他總很失望。他的「假如」錯了。血醣並非那麼漂亮的起伏。蕭大人再想一想，說：「你試試肝醣，肝醣，肝醣也許會呈一個漂亮的曲線。」瘦子鑽入圖書館翻查，才尋到肝醣的測量法。先要取出肝，從中萃取肝醣，再將肝醣分解成葡萄糖，才能通過儀器測量。根據程序看

來，從射一隻烏鴉，到測出其肝醣的成份，就得花整日的時間。瘦子不止要測量一隻烏鴉，要測量幾十隻烏鴉才能看出肝醣的趨勢。瘦子照做了。一隻又一隻，一天又一天。

奇蹟沒有出現，那美麗的「假如」又破滅了。瘦子傷心，蕭大人更傷心。蕭大人說：「也許你分解肝醣不得法，你去試試看，把肝醣放在試管內，加入濃鹽酸，然後把試管封起來，用烈火燃燒一小時半，再打破試管，取出分解後的醣。」瘦子說：「打破試管時，若被濃鹽酸濺到，不是很危險？」蕭大人說：「你去試試看。」我不敢試，我去問貝蒂，貝蒂說：「你別聽那老傢伙說的，他有點瘋了。你知道，他叫我用針挑出蠶的一個神經細胞，那麼小的一個神經細胞，怎麼可能的事？」

過後我很少去找蕭大人，我怕見到他，他盼望不到奇蹟，就會提出奇奇怪怪的建議，好像有一次，他找到了我，說：「你試試量看血液的脂肪如何？可能會有好成績。」我不想再試了，單單那血醣和肝醣就夠我受的，我花在研究工作的時間比任何同學都多。我的同學以為我一定會獲得 A，我也以為如此，我有信心。

我有信心，因為蕭大人曾告訴我：「你是甲等榮譽學位的人材，只要你好好的幹，一定會成功。」我完全相信了他。我沒有理由不相信，他在我的 seminar 中，當評審員之一，他打給我的分數，超過九十分，令其他講師不滿，說他偏心，這是內幕傳來的消息。

蕭大人給我一種錯誤的優越感，而最後告訴我真相的也是他。他說：「你研究烏鴉的工作，只獲得 B，所以你只得到乙等榮譽學位。」他的話，好像一盤冷水潑在我臉上。我清醒了。我打回原形了。我應該有自知之明，我永遠是次等的人才。從小到大，我沒因我的成績感到驕傲過。初級文憑那年，每個同學在數著多少個特優，但我

一個特優都沒有。大馬教育文憑那年，我看著別人因甲等文憑而喜悅，我卻只有乙等文憑。高級劍試那年，我仍然一個特優都沒有。僥倖進了大學，還苛求什麼？我本是次等人才。

我並沒有埋怨蕭大人，很多人說我被他利用了，但我仍謝謝他使我覺得了不起，至少在那一年內，我因而多麼自傲，多麼滿足。我知道蕭大人沒有虧待我，他暗中替我申請一筆研究烏鴉的基金，讓我攻讀碩士，但是沒成功。他沒告訴我，他的秘書告訴我，我也見到他的建議書。他這麼做，是因為他有年老的悲哀。